

1978年秋天的那个晚上，自上海开往成都的186次快车徐徐开进灯光淡弱的站台。软卧厢的车门刚刚打开，我正要抬步向上，里面却先走下来一位中等偏高身材的男人。他上身稍微有些前倾，修长的黑发整齐地分向两边，灯影下一双明亮智慧的大眼，上身穿蓝色的中山装，下身是一条长及脚踝的便裤，脚上是双普通的黑皮鞋。未及我张嘴，他便抢先开了口：“你是来接我们的李先生吧！”

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经过多日仔细又紧张的准备，终于接到了杨振宁先生。一路颠簸，杨先生脸上略带倦容。仅从外表看，他就像20世纪50年代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到达成都后，杨先生的第一个计划是到农村看看农民是如何用杂草垃圾碎物沤出来的沼气烧水做饭的。

进入农家，杨先生细看了制造沼气的全过程以及简陋的设备，喝了一碗当场用沼气烧的开水，并一再点头。临行时，他说：“别看你们这些设备土里土气，实际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特别是在中国南方，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燃料烧柴问题，有利于消灭血吸虫病，同时还是提高农民生活环境的好经验，我要建议向国际推广。”后来，我听非洲的朋友说过，他们那里有些地方也开始用沼气烧水、做饭，这些都是杨先生向联合国建议后产生的结果。

回程途中，见有些农民正头顶烈日、赤脚光背在田里收割稻谷。那时农村还没有收割机，有人低头弯腰拿着镰刀唰唰割稻，有人赤手光臂手握稻穗奋力向木制的拌筒摔打。这时，杨先生突然叫停车，他让我把坐在另一辆车上正读康奈尔大学化学系二年级的儿子和上中学的女儿叫过来。随后，大家经过一段狭窄的田埂，走进无水的稻田，来到农民

正在干活的拌筒旁。杨先生温和又动情地对一双儿女说：“你们兄妹俩第一次回到祖国，我要你们好好看看祖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既勤劳又辛苦，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而智慧的民族，开凿大运河，修筑万里长城，还有四大发明，全凭他们的勤劳与智慧。你们虽然生在海外，但我们永远是炎黄子孙。”

在参观杜甫草堂时，杨先生告诉我，在中国历史上，他最喜欢的文人即杜甫，因杜甫表达了最基层的劳动人民的声音。

当我讲到郭沫若为草堂的题词“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时，杨先生一下打断我的话，提出一个我从未遇到、也没有想到的问题：“郭老既然如此高度中肯地评价杜甫，为什么在我刚读完的一本《李白与杜甫》的书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扬李抑杜的倾向，是否评论界又有新的论点？”

“我也常读文学评论方面的书，对于李白和杜甫，学术界未见新动向，这或许是郭老的一家之言吧！”我答道。

杨先生在四川的日子，日出日落，进进出出，或乘车，或徒步，一场连着一场的座谈和演说，生活愉快而紧张。作为主要翻译兼陪同，我几乎寸步不离，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和层面认识他、理解他、敬佩他。

杨先生是一位爱国、亲民、实在又虔诚的君子，有时又是位性情中人。一天，他突然兴致勃勃，竟然为我背诵了他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一首歌，并说这首歌在

“五四”时期曾广泛流传：“中国男儿，中国

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仍殷红。”

离蓉前一天晚上，杨先生的家人请我到他们的房里再叙家常，也话别。我们正谈得起劲，杨先生与他的弟弟杨振汉也被吸引了过来。于是，我们四个大人谈话改用汉语。若遇到一些掌故或趣事，我使用英语给两个孩子翻译一遍。见此，杨先生第一次发了脾气：“这次回到祖国，我心头最难过、人前最没有面子的就是两个孩子不会中文。这是我和致礼不可原谅的过错，我觉着像欠了一笔债，对不住老祖宗，对不住自己的祖国。他们小时候在我们身边还能讲一些，后来外出读书，竟把祖宗的语言都丢了。”“回去后，你们要好好补补这一课。这些日子，李先生一直陪着你们，你们都看到了，他既讲中文又讲英文，不仅懂中国历史也懂美国历史，办事仔细认真，勤恳耐劳，这些你们都要学习。不要尽听外国人说中国如何如何，李先生就是你们具体接触过的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从农村出来的。”

对于杨先生的那番表扬，惭愧之心多年来未敢忘怀，无论干哪个行当，总想干出个样子来。如今，杨先生驾鹤远去，我只能以此文表达对先生永久的敬重与怀念！

方山揽胜

□文/图 冯伟山

方山在青州市南部的王坟镇境内，与逢山相连。逢山因有商代的杨骥在山上聚众造反，并由此衍生了“逢王伐寇”“悬羊击鼓”“饮马刨槽”等故事，赚足了名声。而方山，知道的人却很少，据传上世纪20年代，一个叫王二麻子的人曾聚集了一帮民众在此山落草为寇，演绎过不少传奇故事。

到方山脚下要走一段很长的路，路不宽，有石阶，一路登高前行。两旁树木葱茏，一条干涸的水沟伴在路旁，大概是千百年来的雨季自然冲刷而成。树木品种繁多，大小不一，根植在贫瘠的土地，凸显着生命的顽强。小路盘旋曲折，虽常被旁逸斜出

的枝条抑或一蓬野草遮挡，但幽深、朴素的自然之美还是令人舒心。越往前走，植被越是茂盛，越有一股清凉扑面而来，直沁心脾，抬头见树冠重叠交叉，好大一团浓重的绿。

眼前是一排大的石阶，上去有一片数十平方米的平地，在此稍作休息后，发现靠前和靠左各有一条石阶，曲曲折折，隐没在灌木之中。仔细看过，才知是一上一下两条路，我们选择了向上的石阶。上山的路依然曲折，但大树已然不见，有的只是不及人高的灌木和一蓬蓬的野草，或有一些红叶树长在崖坡上。路在延伸，险也在延伸，没想到上方山的路是窄窄的，旁边是沟涧，有数十米深，令人胆颤。登至一处稍稍开阔的长条状崖顶，有一片常见的绿化用松树，胳膊粗细，有近20年的树龄。看来，附近的村民为了让方山更加美丽，当年洒下了不少汗水。

如此陡峭、凶险的山路，运树苗、运水是何等的困难。极目望去，东面光秃秃的一大片山包上有一个酷似城堡的山峰，挺拔而突兀，可谓方山一景。据说，此山峰由坚硬的石灰岩构成，属于地貌形态中的“桌形山”或“方形山”，是我国继喀斯特地貌、嶂石岩地貌等之后的第五种岩石地貌类型。这种样子的山形，我还是第一次见

到，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等到了山顶，回头远眺，才发现此山长长窄窄，我们从山下到此竟然绕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形。这些山峰高高低低，但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都是顶部偏窄，状如方形平台或枕头状，也许这就是方山名字的由来吧。方山之顶，地貌呈北高南低之势，灌木丛生，极富野性。

望着窄窄的山顶，我百思不得其解。这时，有个问题突然蹦了出来，当年的王二麻子在此处为匪，是怎样驻扎人马的呢？我们顺着山顶东行20余米，再爬上一段三四米高的小山崖，眼前的地形突然开阔起来，地势也稍稍平坦了些，虽不是特别大，但在此驻扎百余人应该不是问题。细看竟发现了两处凿在石板路面上的深窝，直径10厘米左右，应该是搭建房屋时留下的。再寻，又发现了几处大量堆积石块的地方，应该也是当年建房屋的地方。看来王二麻子之所以舍弃较矮的逢山，而占据方山，还是有一些战略头脑的，他凭的就是方山的凶险陡峭。

从山顶的东面向下走，石阶路更加陡险，等小心翼翼从最高峰下来回头望时，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虽然凶险，但有一路的风景陪伴，也不枉胆寒一回。待内心稍一平静，才看清正前方百米处竟是方山一景——城堡峰。当初看到它是在正东方，现在却是正北方，看来这个圈子绕得够大。城堡峰有五六十米高，上面有植被，不多，但生机盎然，矗立在一座光秃秃的山包上。山包东边能清晰地看到一条踩得发白的小径，道路陡且多弯，隐没在杂草丛中。往下走，路边出现了一丛丛的芦苇，苇穗舒展，在微风中颌首。走着走着，眼前出现朵朵颜色各异的小花，无名，却处处芳香，给这座山增添了无限美好。

站在方山脚下，重新回望那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山峰，一股征服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